

扎根童年文化的中国儿童文学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及启示

□ 韩进



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当世纪的曙光洒到东方时，中国儿童文学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光芒，从文学革命中喷薄而出。茅盾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大概是“五四”运动上一年罢，《新青年》杂志有一条启事，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五四”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这观念很对。”（《关于“儿童文学”》，1935）。

在《新青年》上发难“儿童问题”的是鲁迅，就在“五四”运动上一年的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期发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篇之作《狂人日记》，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声。鲁迅说，“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上海的儿童》，1933），“看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随感录二十五》）。

从鲁迅笔下闰土、阿发的“童年的情形”，到新时代作家的“童年书写”，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整整100年。从童年文化的视角看百年儿童文学的演进，根植于童年文化沃土的中国儿童文学带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文学进程中，呈现出别样生动的景致，不断变革的童年文化催生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以其独立品格和独特面貌，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多彩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

人生旅程没有“童年站”和“儿童票”

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在“五四”以前，中国没有儿童文学之名，也没有儿童文学之实，那时人们看见了“童年”，但对“童年”帽子下的“儿童”缺乏正确的理解，“为儿童的文学”也就没有发生。

中国古代对于童年的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人生初期，同今天的“童年”，如南宋诗人鲍照的“宝饵缓童年，命药驻衰辰”（《过铜山掘黄精》）、晚唐诗人黄滔的“莫怪迟迟不回去，童年已梦绕林行”（《游东林寺》）；二是指“儿童”，如《宋史》“侏子惟演，惟济，皆童年，召见慰劳”中的“童年”和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回乡偶书》）中的“儿童”，都是“小孩”的意思。

童年首先是时间概念，古代指15岁以前。这一年，男童“束发为髻”谓之“成童”，女童“结发而用笄贯之”谓之“及笄”。此前“童子未冠，头发下垂”，谓之“垂髫”，又以“垂髫”指代童年。女子16岁为“碧玉年华”，男子20岁为“加冠之年”，也称之为“笄年”。整个童年期又分为襁褓期（0-1岁）、“孩提”（2-3岁）、黄口（3-10岁）、“总角”（8-14岁）四个时期，和今天婴儿期（0-1岁）、幼儿期（3-6岁）、儿童期（6-12岁）、少年期（12-18岁）十分接近，本质上几无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儿童的性别特别关注，从出生那一刻就有严格区分——男孩出生叫“大喜”，女孩出生叫“小喜”。此后，与男孩相关的有“始髻”（8岁）、“幼学”（10岁）、“舞勺”（13-15岁）、“束发”（15岁）、“舞象”（15-20岁）……与女孩相关的有“始髻”（7岁）、“金钗”（12岁）、“豆蔻”（13-15岁）、“及笄”15岁、“碧玉”（16岁）、“桃李”（20岁）……可见性别意识贯彻童年始终。

为什么要对小孩的性别较真呢？因为传统文化里对性别有着不同的规定与期待，男孩女孩的命运有天壤之别。七八岁长牙以前，小孩们还可以一起“戏”“游”——“鸩车之戏”（5岁）、“竹马之游”（7岁）。长牙以后，男孩有了“教教”（9岁）、“幼学”（10岁）、“舞勺”（13岁）等受教育的特权。待到15岁，“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准备承担成人的责任。孔子说，“吾十五有忠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说的是男人的成长，女人反而“消失”了。

“女孩”成为“女人”后，消失到哪里去了呢？《议礼》上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已经退隐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男权世界的底层，没有做人的资格，也没有做人的权利。女孩出生时也和男孩一样，有“报喜、洗三朝、满月酒、百日宴、抓周”等婴儿诞生礼仪，一个接着一个，其实都在为成人举办贺礼，本意并不在儿童。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道德里，儿童不分性别，“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如果已经儿孙满堂，便是“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人’的萌芽”（鲁迅：《随感录二十五》）。

鲁迅说，“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成人为缩小的成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8）。儿童生来就不是独立的个人，在其人生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里，也没有童年的地位，虽然标注有“童年界限”（15岁），却没有“童年站”供给儿童停靠。仿佛人在旅途的列车，只有男人和女人两种票，儿童也在其中；这又是一张生人向死的成人票，只有起点和终点，童年匆匆路过。儿童没有童年，童年里没有儿童，“为儿童的文学”自然不会发生。

童年文化的变革

与百年儿童文学的演进

童年文化的核心是对儿童的看法。中国古代童年文化内容十分丰富，自成一体、博大精深，但站在“成人的立场”看儿童，恰恰抹杀了儿童的存在，这样的情形直到“五四”时代才有根本改变。西方“儿童学”传入后，“儿童中心说”被普遍接受，带来童年文化由“成人立场”向“儿童立场”转变的革命性重建。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这个“个人”中，“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儿童”（叶圣陶：《文艺谈·39》，1921）。“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哪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们对于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对，就是那根本不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的意见，我们也不以为然。……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大幕徐徐打开。”

“五四”时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有迹可循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严复在《天演论》（1897）里，从人类学进化论出发，得出“后起的生命更有价值”。梁启超向“父为子纲”的封建道德观开火，将儿童从父权下解放出来，赋予“人人平等”的权利，提出“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中国说》，1900）。从培养“小国民”出发，向西方学习，提倡新学，有了晚清的“学堂乐歌”运动和商务印书馆编译的《最新国文教科书》。1908年，孙毓修创办《童话》丛刊（1908-1920），共出版三集102册，作为与新教科书配套的儿童读物，孙毓修也因此成为“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茅盾：《关于“儿童文学”》）。

“五四”时代开创的中国儿童文学，因应“儿童”的变化，形成四个不同时期：婴儿期（1919-1927）、童年期（1927-1949）、少年期（1949-1979）、成熟期（1979年至今）。

婴儿期（1919-1927），“五四”时代的儿童文学。呱呱坠地的儿童文学极其脆弱，从西方移植的“新生儿观”还有“排异”反应。“五四”退潮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儿童的命运有了转机，共产党加强了对“儿童共产主义组织运动”的领导，要求“儿童读物必须过细编辑，务使其为富有普遍性的共产主义劳动儿童的读物”，“在儿童幼稚的脑子里栽下共产主义的种子”，“培养未来的同志”（《儿童共产主义组织运动决议案》，《先驱》第18号，1923年5月10日），“共产主义劳动儿童”开始进入儿童文学，如蒋光赤的《十月革命的婴儿》（1924）、筱芝的《陆方的梦》（1926）、凌少然的《敬赠与劳动童子团的革命礼物》（1926）、郭沫若的儿童小说《一只手——献给新时代的小朋友们》（1927）等。

童年期（1927-1949），战争时期的儿童文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社会进入“内战——抗战——内战”的战争模式，战火下的儿童受尽苦难，儿童文学的童年在历经苦难中走向辉煌。争取“未来一代”的斗争非常惨烈，在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危难关头，儿童的天然属性必然让位于社会属性，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失去生长的土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向“工农兵文学”不断深入，红色儿童、抗战儿童、解放区儿童……成为儿童文学的主人公，如洪灵菲《女孩》（1928）、柔石的《血在沸——纪念一个在南京被杀的小同志》（1931）、于伶的《蹄下》（儿童剧，1933）、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1935）、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邵子南的《中国儿童团》（1938）、许幸之的《小英雄》（儿童剧，1939）、华山的《鸡毛信》（1945）、管桦的《小英雄雨来》（1948）等。

少年期（1949-1977），新中国初期儿童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文学作为党和政府文艺事业的一部分，由中国作家协会具体负责，将儿童文学定位为“培养年轻一代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强有力的工具”（《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1955），在新中国的阳光里，儿童文学有了第一个“黄金十年”（1955-1965）。这又是一个充满挫折感的“少年”——儿童是被划分为阶级的，天生有“好孩子”和“坏孩子”，只有工农兵的孩子才被培养成“接班人”。儿童被类型化、成人化，儿童文学从儿童教育的附庸走向阶级斗争的工具。但仍有一批坚持创作规律的儿童文学作家，立足“童年的情形”，解决现实中的“儿童问题”，受到孩子喜欢。如柯岩的《小兵的故事》（1956）、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1957）、徐光耀的《小兵张嘎》（1958）、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1958）、刘厚明的《小雁齐飞》（1961）、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1972）、徐瑛的《向阳院的故事》（1974）等。

成熟期（1977至今），改革开放时期的儿童文学。历经苦难“童年”，经受“少年”磨炼，儿童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走向成熟。1977年，刘心武在《班主任》里发出呐喊，“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儿童文学进入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在“童心论”大讨论中，回归“儿童本位”的“五四”儿童文学精神；在“教育儿童的文学”反思中，回归“儿童文学是文学”。高洪波说，“儿童文学说到底就是为儿童的文学”，“以儿童为主体”，这是改革开放30年儿童文学观念的根本转变。将儿童文学从以成人意志、成人教育目的论为中心转移到以儿童为中心，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其核心则是回归儿童，让文学真正走向儿童并参与少儿精神世界的建设”（《记录中国儿童文学不平凡的三十年》，2008）。有了这个变革，儿童文学重新从“童年”出发，方卫平说，“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1990）；潘延说，“回顾童年：儿童文学的一个永恒母题”（1991）；中国作协专题探讨“儿童文学如何表现中国式童年”（2013）。“童年的情形”与“将来的命运”自然联系起来，儿童文学作家成为“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品“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这类作品带有鲜明的探索和思辨的童年文化特征，如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1979）、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1984）

程玮的《少女的红发卡》（1991）、秦文君的《男生贾里》（1993）、梅子涵的《女方的故事》（1996）、曹文轩的《草房子》（1997）、陈丹燕的《我的妈妈是精灵》（1998）、三三的《舞蹈课》（2005）、邱易东的《空巢十二月》（2008）、赵丽宏的《童年河》（2013）、张炜的《寻找鱼王》（2015）、张之路的《吉祥时光》（2016）、汤素兰的《阿莲》（2017）等。

美国学者艾里克·A·基梅尔在《儿童文学理论初探》中说过，“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为它的儿童所产生的那种类型的文学，最好地标示出那个社会所理解的儿童究竟是什么样子”。中外儿童文学在基本原理上是相通的，但一地有一地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应该建立在中国社会“所理解的儿童”和“为它的儿童所产生”的儿童文学的实践上，而不能照搬西方的儿童文学理论。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只能也必须是“中国的”，而不是“中国化的”，更不是“西方化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从“五四”时代走来，从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走来，有着开放的品格和深厚的传统。春秋时代的老子有“婴儿说”（《老子》），明代的李贽有“童心说”（《焚书》），古汉语里有关儿童及童年的名称就有几十种，近代有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现代有鲁迅的“幼者本位说”，当代有陈伯吹的“童心说”……这是一座童年文化的富矿，应该去系统开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立“儿童—成人”共同体的新童年文化，让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之根，深深植入中华民族童年文化的沃土，开出绚烂的花朵。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纯从儿童的立场出发，过分强调儿童与成人在生理心理上的不同，就会将儿童与社会割裂，儿童文学成为“有意思无意义”的消遣文学；单纯从“成人的立场”出发，过分强调“儿童是成人的预备”，就会无视儿童的独立价值，儿童文学成为“道德文章”的教育工具。其实，儿童是成长中的儿童，不同时代有不同含义，百年儿童文学的演进就经历了封建儿童、资产阶级儿童、劳苦大众儿童、中华民族儿童、无产阶级儿童的不同身份变化，不同身份有文学的不同使命，必须研究儿童不断变化成长中的生理心理新特点，研究儿童不断变化提升的文学阅读新需求，儿童向着“成人”的方向发展，成人反观自己的童年，虽然分属儿童与成人两个世界，但有一颗“童心”相通，儿童和成人的世界其实是统一的，昨天的儿童是今天的成人，今天的儿童是明天的成人，儿童与成人本来就是一个人。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启示我们，破除“儿童”与“成人”的对立，建构“儿童—成人”一体的童年文化，应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应有思路。所谓“儿童—成人”一体的童年观，就是儿童与成人的对立统一关系是童年期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运动是推动儿童成长的内在动力，儿童都渴望长大成人，成人都是从儿童长大，坚持“儿童—成人”一体的童年观，就是在成长的历程中，坚持“儿童的立场”与“成人的立场”的统一。坚持“儿童的立场”，就是“将儿童当人看”，“将儿童当儿童看”，尊重儿童与成人平等的人格，尊重儿童有别于成人的生理心理特点，“顺应”儿童的成长规律供给适宜的文学，同时又站到“成人的立场”，在“顺应”中“引导”。坚持“成人的立场”，就是按照成人的理想来塑造儿童。文学的塑造是心灵引导，不是强制教育，在“引导”时又回归到“儿童的立场”，防止无视儿童的特点和超越儿童的能力。反对以一种立场代替或否定另一种立场，特别是在坚持“儿童的立场”同时，务必坚持“成人的立场”，因为儿童生活在成人之中，儿童成长离不开成人引导；儿童文学的生产者（创作、出版、销售、推广者）是成人，儿童走进儿童文学的“把门人”也是成人，成人承担着把儿童由“自然人”培养成“社会人”的责任和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文学是“成人的”文学，在“儿童—成人”的矛盾运动中，儿童与成人共同塑造美好的人生，儿童文学呈现出源于儿童又高于儿童、反观童年又超越童年的生意境。

主持人语：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开发民智”的需要推动“儿童”逐渐被“发现”为先导。其正式萌发则与中国现代文学同频，是借助了新文化运动废旧立新的强大力量。胡适、陈衡哲、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冰心、朱自清等中国新文学的先驱，都同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中国儿童文学自此从仿效西方，踏上了独立发展的“现代”之路。

时值“五四”运动百年，韩进的此篇文章颇具回溯纵探之意。他将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百年回溯，设置在了与儿童文学走向须臾难离的、建立在各时代儿童观之上的童年文化背景内，尝试以百年间“不断变革的童年文化”催生的“一代有一代之”儿童文学做出阶段性建构。此文另具新意的一点，在于韩进有意识地将中国儿童文学正在或已然形成的“独立品格和独特面貌”展开探讨，尝试以此启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自有思路。



——崔昕平

韩进的此篇文章颇具回溯纵探之意。他将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百年回溯，设置在了与儿童文学走向须臾难离的、建立在各时代儿童观之上的童年文化背景内，尝试以百年间“不断变革的童年文化”催生的“一代有一代之”儿童文学做出阶段性建构。此文另具新意的一点，在于韩进有意识地将中国儿童文学正在或已然形成的“独立品格和独特面貌”展开探讨，尝试以此启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自有思路。

以童年文化构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美国学者艾里克·A·基梅尔在《儿童文学理论初探》中说过，“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为它的儿童所产生的那种类型的文学，最好地标示出那个社会所理解的儿童究竟是什么样子”。中外儿童文学在基本原理上是相通的，但一地有一地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应该建立在中国社会“所理解的儿童”和“为它的儿童所产生”的儿童文学的实践上，而不能照搬西方的儿童文学理论。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只能也必须是“中国的”，而不是“中国化的”，更不是“西方化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从“五四”时代走来，从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走来，有着开放的品格和深厚的传统。春秋时代的老子有“婴儿说”（《老子》），明代的李贽有“童心说”（《焚书》），古汉语里有关儿童及童年的名称就有几十种，近代有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现代有鲁迅的“幼者本位说”，当代有陈伯吹的“童心说”……这是一座童年文化的富矿，应该去系统开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立“儿童—成人”共同体的新童年文化，让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之根，深深植入中华民族童年文化的沃土，开出绚烂的花朵。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纯从儿童的立场出发，过分强调儿童与成人在生理心理上的不同，就会将儿童与社会割裂，儿童文学成为“有意思无意义”的消遣文学；单纯从“成人的立场”出发，过分强调“儿童是成人的预备”，就会无视儿童的独立价值，儿童文学成为“道德文章”的教育工具。其实，儿童是成长中的儿童，不同时代有不同含义，百年儿童文学的演进就经历了封建儿童、资产阶级儿童、劳苦大众儿童、中华民族儿童、无产阶级儿童的不同身份变化，不同身份有文学的不同使命，必须研究儿童不断变化成长中的生理心理新特点，研究儿童不断变化提升的文学阅读新需求，儿童向着“成人”的方向发展，成人反观自己的童年，虽然分属儿童与成人两个世界，但有一颗“童心”相通，儿童和成人的世界其实是统一的，昨天的儿童是今天的成人，今天的儿童是明天的成人，儿童与成人本来就是一个人。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启示我们，破除“儿童”与“成人”的对立，建构“儿童—成人”一体的童年文化，应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应有思路。所谓“儿童—成人”一体的童年观，就是儿童与成人的对立统一关系是童年期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运动是推动儿童成长的内在动力，儿童都渴望长大成人，成人都是从儿童长大，坚持“儿童—成人”一体的童年观，就是在成长的历程中，坚持“儿童的立场”与“成人的立场”的统一。坚持“儿童的立场”，就是“将儿童当人看”，“将儿童当儿童看”，尊重儿童与成人平等的人格，尊重儿童有别于成人的生理心理特点，“顺应”儿童的成长规律供给适宜的文学，同时又站到“成人的立场”，在“顺应”中“引导”。坚持“成人的立场”，就是按照成人的理想来塑造儿童。文学的塑造是心灵引导，不是强制教育，在“引导”时又回归到“儿童的立场”，防止无视儿童的特点和超越儿童的能力。反对以一种立场代替或否定另一种立场，特别是在坚持“儿童的立场”同时，务必坚持“成人的立场”，因为儿童生活在成人之中，儿童成长离不开成人引导；儿童文学的生产者（创作、出版、销售、推广者）是成人，儿童走进儿童文学的“把门人”也是成人，成人承担着把儿童由“自然人”培养成“社会人”的责任和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文学是“成人的”文学，在“儿童—成人”的矛盾运动中，儿童与成人共同塑造美好的人生，儿童文学呈现出源于儿童又高于儿童、反观童年又超越童年的生意境。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纯从儿童的立场出发，过分强调儿童与成人在生理心理上的不同，就会将儿童与社会割裂，儿童文学成为“有意思无意义”的消遣文学；单纯从“成人的立场”出发，过分强调“儿童是成人的预备”，就会无视儿童的独立价值，儿童文学成为“道德文章”的教育工具。其实，儿童是成长中的儿童，不同时代有不同含义，百年儿童文学的演进就经历了封建儿童、资产阶级儿童、劳苦大众儿童、中华民族儿童、无产阶级儿童的不同身份变化，不同身份有文学的不同使命，必须研究儿童不断变化成长中的生理心理新特点，研究儿童不断变化提升的文学阅读新需求，儿童向着“成人”的方向发展，成人反观自己的童年，虽然分属儿童与成人两个世界，但有一颗“童心”相通，儿童和成人的世界其实是统一的，昨天的儿童是今天的成人，今天的儿童是明天的成人，儿童与成人本来就是一个人。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纯从儿童的立场出发，过分强调儿童与成人在生理心理上的不同，就会将儿童与社会割裂，儿童文学成为“有意思无意义”的消遣文学；单纯从“成人的立场”出发，过分强调“儿童是成人的预备”，就会无视儿童的独立价值，儿童文学成为“道德文章”的教育工具。其实，儿童是成长中的儿童，不同时代有不同含义，百年儿童文学的演进就经历了封建儿童、资产阶级儿童、劳苦大众儿童、中华民族儿童、无产阶级儿童的不同身份变化，不同身份有文学的不同使命，必须研究儿童不断变化成长中的生理心理新特点，研究儿童不断变化提升的文学阅读新需求，儿童向着“成人”的方向发展，成人反观自己的童年，虽然分属儿童与成人两个世界，但有一颗“童心”相通，儿童和成人的世界其实是统一的，昨天的儿童是今天的成人，今天的儿童是明天的成人，儿童与成人本来就是一个人。

文学港 2019年第3期目录 总第244期

鱼事杂记 刘亚荣
 天惊地怪潘天寿 杨振华
 龙门峡琐记 陈鱼俊
 四合院（外一题） 周尚俊
 大学校园生活记事 陈鸣达

甬城笔记专栏
 为林通卸妆 柯平
 科幻叙事
 复制良心 王剑宁

评论
 名家刊评 哨兵的地方文史 霍俊明
 甬上作家 千年河水清且涟漪 顾诗友

宁波市文学期刊联盟优秀作品选
 来东（小说） 海如
 一腔古韵（散文） 姜美琴

小说
 头条 挽歌 李唐
 中篇 大祭 吴国恩
 短篇 车班轶事 老子头
 亲爱的生活（六题） 赵悠燕

诗歌
 首推 在安静的时间里（组诗） 费城
 精选 爱，或者（组诗） 碧宇
 给女儿的诗 王彦山
 古神话新语（组诗） 洪迪
 看星星（组诗） 路男
 在岱山（组诗） 苏建平
 人间诗行（组诗） 吴开展
 译诗 布兰狄亚娜诗选 董继平译
 散文
 在场 少年时光（六题） 王剑波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143号14楼 邮编：315042
 投稿邮箱：Leimo1979@sina.com（小说），2861182167@qq.com（诗歌）
 164197166@qq.com（散文），wxgzixin1010@sina.com（期刊联盟）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2.80元 全年价：150.00元

《流浪地球》观影有奖征联大赛启事

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成为已亥春节地球人普遍的热议话题，收获了口碑与票房，为中国科幻电影打下良好的基础，是中国科幻电影一个新的开端。刘慈欣作为中国科幻小说代表作家之一，自幼生长在山西阳泉这片热土，在这片热土上，他创作了《三体》三部曲等大量优秀科幻文学作品。为了使《流浪地球》在新时代带来的希望之种进一步生根发芽，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现面向全国征集《流浪地球》观影楹联作品。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阳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刘慈欣创作工作室、阳泉市楹联家协会
 协办单位：阳泉市作家协会

二、征联对象：全国楹联作家、学者和广大楹联爱好者。

三、征联主题：本次活动主题为电影《流浪地球》的观影感想，内容要求健康积极向上。

四、征联时间：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4月30日

五、征联要求：
 1. 投稿作品必须符合《联律通则》，联语单边字数在11字内为宜。
 2. 应征作品须为作者独立原创，未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不得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作品提供者承担。
 3. 每位作者最多可投5副，本次征集为一次性投稿，不接受复投。
 4. 请参赛者在投稿的文档中提供真实有效的详细通讯信息：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编。
 5. 参赛选手限评1副获奖作品。
 6. 主办方对所有参赛作品共享版权，可刊登、出版，在有关媒体上展示、宣传或用于有关公益活动。
 7. 本次活动不收取参赛费，不退稿，只发评奖奖金，不支付稿酬。
 六、作品评审：本次征联将邀请我国楹联专家组成评委会进行评选，评委会对参赛作品，严格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初评、复评、终评。
 七、奖项设置：本次大赛设一等奖1名，奖金5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各3000元；三等奖3名，奖金各1000元。优秀奖15名，奖金各500元。
 八、征稿方式：本次大赛接收纸质稿件、电子稿件。参赛作品纸质稿件请寄送至：山西省阳泉市南大街534号晋东大厦五层。参赛作品电子稿件请发送至电子邮箱：lldqslsdszwh@163.com/yqswwlcyys@126.com。

联系电话：0353-2296979 0353-2296595
 联系人：赵女士（15333035919）
 何先生（13903538438）

九、其他说明：
 本次活动获奖名单、获奖作品将于2019年5月在有关主流媒体发布。请参赛者及时关注阳泉市文联网（http://www.yqw1.org.cn）、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http://kfqy.yq.gov.cn）、阳泉市文联微信公众号（yqsww12016）、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微信公众号（yq_kfq）了解大赛情况。主办方将于2019年5月在刘慈欣创作工作室所在地——山西省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柱公园举行颁奖典礼。

《流浪地球》观影全国有奖征联大赛组委会诚挚邀请有关作者到山西阳泉参观采风。

阳泉市文联 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 阳泉市文联 阳泉市文联

《流浪地球》观影全国有奖征联大赛组委会
 2019年3月13日